

## 病理日誌

朱肇基

北醫第17屆校友

北醫病理科助教

長庚醫院外科住院醫師

民國七十一年預官入伍受訓十天之後，因為高度近視而被退訓的我，帶著一身的行囊與一個光頭，由南台灣回到台北。正在思想如何安頓前途時，突然接到好友振濤的電話謂：「母校病理科尚缺助教一名，不知閣下意思何如？」心想：振濤是尚未畢業

之前就已打算進病理科先待一年，既是如此，想必對病理已是成足在胸。到時他打前鋒、我做後衛，一搭一配，應該不成問題。抱著這個想法，我就這麼地闖入病理科。

我這個人天生的習性比較講究氣氛、情調。有時對事、對人亦就是大而化之，因此閒散就成為個性中的一部分。加上自尊心又超人一等，認為凡事藉著雙向溝通，不必大聲小聲的才能彼此了解。至於做學問的態度，一不作弊，二不勉強，讀多少，算多少。因此名列前茅是沒有，但也不至於位處孫山。俗語說得好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當然這些跟著我多年的積習，也就伴隨著我進入病理科。

初次踏入病理科的大門，迎面撲鼻而來的是滿室福馬林的味道。陳小姐引著我們兩個進入陳教授定堯先生的辦公室；那是一個雜陳著書籍、書架、藥品、實驗器材、信件、報告的一間儲藏室。教授笑容可掬的迎接我們，親切的詢問理想、抱負，簡介病理的書籍、器材，最後殷切的歡迎我們早日上班。當時，真的有種如沐春風的感覺，心中真是十分高興。結束愉快的會談之後，我倆便涕泗縱橫的離開病理科。（我的天！福馬林的味道真受不了！）

大概我這輩子最難過的幾個月就在這種初視的「假象」中開始。開始上班的前兩星期就已經隱約的從病理科中代訓醫師的口知道，陳教授是以嚴厲著稱。加上耳濡目染，親眼見識到他們個個臭頭的被教授罵出房間，使得我心目中教授原有的形象被動搖起來；次數多了，更使得我提高警

覺。但，似乎這些動員準備工作永嫌不夠；終於，好戲上場。記得頭一次交上病理報告前，心理建設就已經不足，心驚膽跳的送入教授房間後，便待在自己的房間裡湖悚起來。沒多久，便蒙召見。站在教授身旁，種種先輩們頹喪的面孔，一一浮現眼前。接著教授開講：「這種英文程度怎麼考上大專聯考！去重讀國中英文！」；「那裡有惡性變化，不知道就不要亂寫！」；「病理沒有模稜兩可，不要寫這種奇怪的字句！」；「倒底你有沒有看標本描寫，還是自己猜的、想的！」；「現在不是學生了，要拿出真正的精神做事！」一篇報告是被改得幾乎不見原有的字跡，教授的表情是越趨惡劣！好歹也是七年苦讀出身，卻給你罵得如此一文不值。自尊心受到強烈的打擊，一股拂袖不幹的衝動油然而生。回到助教室後，大夥們相對會心的一笑，真使我欲哭無淚。慘了！這年的助教是難熬的。

經歷過這次心裡的震撼教育後，使我多日的工作情緒大為低落，連帶早期消化性潰瘍的症狀也出現。越想越是得不償失。沒好多日子，一些以往在校教導我們的師長亦常被教授找入訓示，心裡那股不服之氣才漸漸雲消霧散！原來這種事情並不稀奇嘛！開始，我用另一種角度去了解這位影響我不小的教授！

大概在教授中間，有所謂的英美派，與德日派！自幼到長，教育體系所給我們的是一種開放、自由的思想，而授課中的師長也以留美、留英較多。因此，上下溝通是件極其自然的事。陳教授卻不然，這是位典型的德

日派出身的教授，因此特別注重師徒的教育方式。他不會用什麼客套的詞句來博得你的好感，在病理，他就代表著權威！而教學，更是採用一對一的模式。在顯微鏡前、在外科標本前，他可以跟你搞得很久，就為了一個疑點，就為了表達他的想法（教授的日文是流利的一塌糊塗，但是中文的表達就略嫌不足了！）因為是師徒教育，所以特別講究服從，（當然他不是那種瞎子還領路的，博士證書就掛在家中一個不起眼的角落。）而卻無一般的師徒關係中，常常會有那種留兩手的陋規。教授本人是個讓你一清二楚的人，有時會令人覺得很容易得到一些「真傳」。至於長幼先後的醫教，不但是他本人的一貫作風，更可由他與葉曙教授的關係中清楚的印證。在病理科，使得一個趾高氣昂、初入社會的年輕人，開始接受新兵訓練的洗禮，磨得更趨成熟！

我想教授的習性，與他受過日式教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不但在做人的態度上如此，就是處世與做學問亦可顯出端倪！他治學態度非常嚴謹，有幾分證據說幾分的話。對於不明的要點一定查書，要不就向葉教授請益（為了如此，我常常送片子到徐外科去找葉教授一有事弟子服其勞。）絕不枉下診斷。對於時下的一些年輕醫者所寫的報告，常譏為隨便與鬆散！這種態度在處事上更顯露不遺。曾有一陣子師母因心臟病住加護病房，教授本人更是親侍在側。為了正確知道藥物的作用，在師母出院返家療養後，自己買了一台心電圖監視器做二十四小時的監視，並且每兩小時自量

血壓；紀錄藥物作用的影響與時效！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授課前的準備工作仍然沒有停頓（教授本人對授課前的預演是二十年如一日），使得醫牙四的病理學不因此而受影響。這種對自我的嚴格要求，給予我這個閒懶慣的人是個很大的衝激！對於後學者，他也始終持有一顆教育家的風範——從頭教起！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起碼在病理科兩年裡，我也帶過一些初學者，才發現重覆一些要點是件很煩的事！對於標本的收集，他更是小心，為得是讓學生有好的實習材料，因此，標本的管理顯得嚴格異常。曾有一次，弄丟了一件檢體，為了不讓他知道，表面上大家裝得是若無其事，而乘著他不在實驗室時，大家是翻箱倒櫃，桶子、袋子全倒出來找，甚至派人到後門的大垃圾箱去翻，最後才找著。有了這次心忡猶存的經歷後，大家簡直就把標本供起來，弄到後來，常常是瓶瓶、罐罐的堆得到處都是，使得原本就不大的病理科，更顯得雜亂異常。

對人而言，他的這種個性使得他非常不合適做行政工作。其實，在他的心裡卻是個重感情的人。對於他的前輩——葉曙教授，他一直持著弟子之禮待之。留學美國三年，提早回來，沒有擔任，是他放心不下他的家人。對於師母，更是恩愛有加，照顧十分周到。曾經見過教授年輕時的照片，頗似影星畢雷卡斯特，相當風流倜儻，想必也曾是不少年輕小姐的追求對象，但從不曾聽過他有過什麼韻事。而他本人又持家甚儉，家裡的擺設非常樸素無華，服飾總是那幾件西裝，

他女兒總是笑他窮！但是對於需要幫助的學生，他從不吝嗇！暗中接受他經濟上支持的學生，也為數不少。對於屬下，在工作之外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宴請大家一次，以酬謝大家的辛勞！因此，雖然許多人在病理科時覺得很不爽快，但是事後卻津津樂道他的為人。

除了上課、工作之外，病理科是相當融洽的。自從我和振濤進入之後，尚有淳健、鍾貴、李雄、競鏘、珠誠等等前後大夥人。大家剛開始都懾於教授的威嚴之下，工作之中幾乎是不苟言笑。久而久之，這種氣氛就慢慢的改變了。先是有人帶棋偷偷的下，然後就是音響也來了，最後羽毛球、棒球也有人打。甚至慢跑的健身運動在下午看完切片後也偷偷地進行。搞得陳教授有事找人都還找不到。初時教授還申誡再三，後來看到大家工作還算認真，報告也沒有延誤，才默許這種休閒活動，甚至有時還會站在二樓的走道上觀看。至於聚餐的活動，由於大夥的更趨熟識，陳教授更能開懷暢飲，而我們能有機會於酒酣耳熱之際，聆聽教授講述諸多故事。這些生活上的改變，也是我當初想不到的。

助教兩年的生涯，除了再次受教於陳教授門下做學生之外，又扮演一個新角色——老師。初次被學生叫老師時是全身雞皮疙瘩，頗不習慣。而開始帶學生上實驗課要踏入實驗室前，總會覺得口乾舌燥，心跳加快。至於解說切片時，偶而也有弄不清學生的重點，而答非所問，搞得學生一臉惘然。好在凡事一回生，兩回熟，日子